

劇中運用投影配合演出。

王安祈

傳統京劇也有當代創作

從《金鎖記》到《關公在劇場》

從京劇《金鎖記》到《關公在劇場》，台灣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總能帶來驚喜。面對現代戲曲文學的缺失，她致力用京劇優美的唱唸做打，打造台灣的當代戲曲文學。她同時堅信，京劇的「現代化」和「文學性」才能延續傳統，以文學性為內涵，發展新興劇場藝術，「我們要讓人知道，傳統京劇也有當代新創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進念·二十面體及台灣國光劇團提供

王安祈今次和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劇團合作，上周末將實驗京劇《關公在劇場》帶給香港觀眾，京劇經典唱唸做打，傳統儀式新媒體科技貫穿，表現關公從人到神的歷程。戰爭、殺戮、犧牲、悲憫、成神、降妖……從關公過關斬將忠義行徑，到「驅除五方邪祟不祥」淨台儀式；從顛峰走向敗亡，至死後得到救贖成神……將「劇場如何演關公的過程和心理」展現出來的同時，也將演出前的「祭台」儀式設計入戲內，呈現「戲中有祭、祭中有戲、戲即是祭」的效果。

將關公從神還原為人

據王安祈介紹，此劇原為台灣戲曲中心落成開幕而創作，「新劇場啟用通常會『跳鍾馗』淨台，驅邪除煞保平安，但京劇鍾馗已經被裴詠玲老師演成了典範。我想到，關公也有保平安的神力，與鍾馗的力量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好劇團的唐文華關公戲演得很棒，所以我們有條件演關公戲代替鍾馗。」

該劇與傳統京劇《關公傳》不同，它雖然採用了傳統關公戲的劇情片段，但整體是全新的構思，也會透過戲劇表演和兩名說書人的交互多元觀點呈現故事，也剖析關公的心理活動。「關公是受人敬仰的神明，很少有人願意在台上演神的性格缺陷，但我認為要先把關公還原為有性格缺點的普通人，不避諱他的負面，才是真誠的藝術創作。我在創作中遇到的挑戰是如何架構這個故事，考慮關公在敗走麥城時，內心究竟在想什麼。」她說。

王安祈的新編戲創作從未間斷，除《關公在劇場》外，國光劇團還將新編京劇《金鎖記》、《孟小冬》、《百年戲樓》帶來香港與觀眾分享，她表示：「我們想看看在台灣的思考香港觀眾是否接受，這幾齣戲都適合與香港年輕朋友對話和討論。我們不苛求做一齣完美無瑕的戲，只是希望這些戲可以引起各地觀眾的欣賞興趣，他們未必是京劇的戲迷，卻會像平時看電影和舞台劇一樣欣賞當代的創作。」

邀觀眾從入戲到疏離

「進念·二十面體」擅長邀觀眾入戲共同思考，《關公在劇場》也有觀眾互動環節，即每位入場者獲派臉譜面具式樣的扇子，關公敗走麥城時走入觀眾席，觀眾即可以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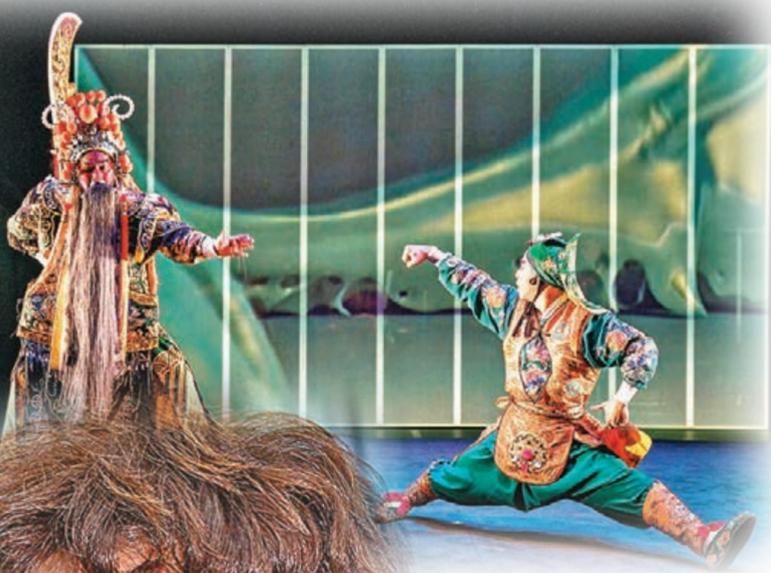
代表東吳的兵士參與其中。但另一方面，在王安祈看來，戲中並不是以關公的生平故事為主，而是表現關公在劇場會怎樣演出，運用最多的還是抽離的效果，她將戲分為四個段落，以一男一女兩個說書人穿插其中深入剖析關公的心理，他們會以旁觀者的身份帶領觀眾，解釋關公正在演什麼之餘，也提醒觀眾觀賞關公戲的重點何在。

原來京劇的「疏離」設計由來已久，例如傳統戲曲的檢場人安排，他們身穿長衫上變幻佈景毫無顧忌，與舞台劇隱藏自己的「黑衣人」相差甚遠，「這也是中國傳統戲曲和西方戲劇的不同觀念和思考，對中國來說，傳統的戲劇觀最注重的還是娛樂性，要求無論是演員還是觀眾都不能完全代入角色，要保留表演性，而我則以說書人的設計擴大了『疏離』的特質。」她解釋道。

打造台灣當代戲曲文學

為什麼要在台灣演京劇，而不是唱本土的歌仔戲？王安祈答道：「不是我們選擇京劇，京劇曾是清末民初的第一大劇種，是當時的大眾流行娛樂，街上人人都會唱幾句，梅蘭芳也是廣告明星，所以京劇在台灣繼續發展也是順理成章的。」時代變遷，社會轉型，流行始終在變化之中。「我1955年出生，那時京劇還在流行，我從娘胎便開始聽戲。但當我6、7歲時，電視出現使得大眾娛樂開始轉型，京劇面臨式微。我們開始思考，傳統戲曲藝術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生存？一開始我們的方法是編了幾部京劇演繹台灣的故事，以京劇本土化來應對為何要在台灣演京劇的質疑，但其實這種做法是狹隘的，就像粵劇也不止是演廣東的故事。」

中文系出身的王安祈繼而開始思考，當代文學課程中包括現代詩、小說、散文等，卻沒有現代戲曲這個類別，「為什麼不能用京劇優美的唱唸做打，新編表達現代人想法的新戲，繼而打造台灣的現代戲曲



劇中以馬童的出現代指赤兔馬。



工作中的王安祈。



劇中設有說書人的角色。

文學呢？我不願台灣現代戲曲文學史空白卷，這也是京劇在台灣繼續生存發展的意義之一。」王安祈不到30歲便開始做編劇工作，47歲始任國光劇團藝術總監和編劇，半生愛戲的她坦言自己是「寂寞」的，因為即使身邊的同齡人也鮮少愛好戲曲，「那時我已經想得很清楚，京劇的『現代化』和『文學性』才是延續傳統的最有效方法，而不是單純靠演講去推廣傳統，我們創作的戲要與現代人思維接軌，開創新的敘事技巧，讓人知道，京劇也有新創作，自然也會開始關注。」

合作培養年輕編劇

王安祈曾在書中寫到，當代京劇與傳統京劇最大的分別在於，從演員中心向編劇中心的轉變，現代演出不僅是看演員唱唸做打的工夫，必須有好的劇本才能感動觀眾，吸引觀眾入場欣賞。如何培養年輕的編劇人才？她答道：「我們現在很努力在做對年輕編劇各方面的培養工作，而這方面內地做得蠻不錯，湧現了一批年輕的編劇人才，台灣的整體成績不如內地，但我可以看到新一代年輕編劇身上的豐富創意。他們不會受傳統觀念的束縛，無論是倒敘、插敘還是意識流，總體上說故事的能力很強，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

她表示，年輕編劇遇到的最大挑戰是在寫唱詞方面，自己會以合作創作的形式鼓勵和指導他們，「唱詞的講究和押韻，對不是中文系畢業的學生來說有些困難，但不能因此對這班年輕編劇全盤否定。通常我的做法是與年輕編劇合作，希望他們發揮創意想一個故事，像舞台劇劇本一樣寫出來，如果我對這個故事有感覺，且故事適合以京劇的形式搬上舞台，我就會為其寫唱詞。」

在學校教戲曲編劇課程時，王安祈也盡量減少年輕人和戲曲之間的隔閡，例如常告訴學生不必過分考慮自己寫的劇本是否合乎古典規律，只要劇本故事完整，唱詞嘗試寫幾段即可。她指出，年輕學生們有故事想說，便可以來修這門課，如果硬是要求他們寫出古典規律，那便沒有人敢來學習了。現時海峽兩岸暨香港的戲曲小劇場正當紅，她也會鼓勵他們去做小劇場的實驗先鋒，可以類似音樂劇的形式，唱詞也可以淺白易明。

年輕小提琴家莫曉霖 古典樂器新穎嘗試

「小提琴及電音新星」莫曉霖 (Olivia) 擁有百般才藝，能歌擅「拉」，是多元化音樂製作人，擅長以獨特新穎的電子小提琴演奏，配合演唱及DJ即興演出，成為舞台焦點。她說：「我想讓人知道，自己不是一位會拉琴的歌手，而是一位會唱歌的小提琴家。很多歌手都會演奏樂器，雖然我喜歡唱歌和寫歌，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始終都是小提琴。歌曲總有語言和風格的分類，小提琴的樂曲卻是開放的，任何人都適合欣賞。」

Olivia受邀參與新城市廣場的年度音樂盛事「Music In Town」，活動今年以「音樂光譜」作為主題，連續四個星期日，匯聚多個國際及本地音樂單位的力量，將音符化成紅色、綠色、粉紅色，把不同的色彩賦予音樂生命，迸發出耀眼光彩的音樂盛宴，將無形的聽覺享受轉化為彷彿看得見的繽紛色彩。在9月24日的揭幕表演中，她將以古典小提琴延續電音的激情，高亢熱情的歌聲演繹型格灑脫的音樂風格，更首度與電子音樂界「高



Olivia 將為「Music In Town」注入紅色音樂能量。

馬友友」之稱，兩屆美國格林美音樂獎得主梁建生 (Dana Leong) 合作演出，為演出注入紅色音樂能量。她笑說：「為配合色彩主題，這次選的曲目會更充滿活力和爆炸力，我也會穿著紅色的服裝。」

寫歌橫跨古典流行

Olivia 6歲起習小提琴及鋼琴，曾師隨何紅英及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林耀基教授，並於五年內考獲聖三一學院ATCL小提琴演奏文憑。現時24歲的Olivia小時為香港兒童交響樂團小提琴手及葉氏兒童合唱團團員，曾獲多個包括小提琴八級獨奏冠軍及小提琴協奏曲組別冠軍、鋼琴獨奏冠軍等獎項。她曾遠赴紐約入讀The Juilliard School的古典小提琴課程，那時她發現自己並不滿足於只是演奏古典樂曲，而是想多寫歌及演奏自己的原創作品。她說：「我自己喜歡聽流行音樂，所以常在創作中加入流行音樂的旋律，填詞時也會選擇易上口的，再配合電子音樂的效果。」回憶起

學琴時期的難忘經歷，她稱自己是第一個在Juilliard的畢業表演中嘗試「上半場古典，下半場爵士和流行」的人，獲現場熱烈反響之餘也創了先河。她又去Berklee College of Music西班牙校區讀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and music technology兩年碩士學位，通過接觸歐洲不同種類的音樂及結識一班玩電子音樂的朋友，從而打開了自己的電子音樂世界大門。

原來Olivia的原創作品不只有純小提琴演奏樂曲，也有適合演唱的歌曲，她也常將兩者相結合穿插演出。她坦言，現時除了日常的練琴之外，會較少演奏純粹的古典樂曲，「我希望欣賞古典音樂的人可以認識到這種流行的風格，也希望喜歡聽流行音樂的人明白小提琴這種古典樂器也可以有更多的新嘗試。在我心裡，古典和流行的分界已不明顯，我會汲取兩方面的經驗，再創造出新的原創樂曲。」

望開紅館級音樂會

Olivia是幕後人出身，除平日的表演外，還常幫其他歌手寫歌和製作。她現為香港W酒店音樂總監，定期應邀參與亞洲各國多項與音樂及生活品味相關的大型演出活動。身兼



Olivia 擅長以獨特新穎的電子小提琴演奏。

數職，Olivia如何平衡各項工作的時間？她答道：「每個星期一至三我會寫歌、製作、練琴，除開會和運動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留在家裡不出門的，而星期四至日則會在酒店做音樂策劃工作或參加演出，需要調整不同的作息時間。」

談及未來的目標和計劃，她希望結合小提琴、鋼琴、唱歌和電子音樂，以樂器為重點，舉辦一場大型紅館級的演唱會，「我想令香港觀眾明白，音樂的語言和風格沒有明顯界限，流行曲也可以用小提琴來演奏，任何人都可以欣賞。為了這個目標，我每天都在努力寫歌，也找到很多朋友在音樂上合作。我同時在籌備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希望明年年底可以推出。」她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Olivia 將自己定位為會唱歌和創作的小提琴家。張岳悅攝